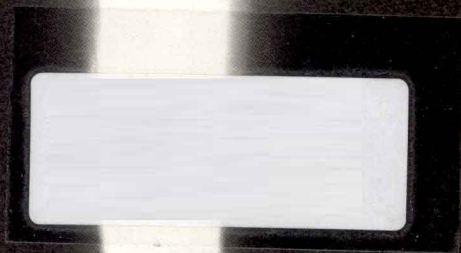


直到长出青苔

杉本博司



KOKE NO MUSUMADE by Hiroshi Sugimoto
Copyright © 2005 Hiroshi Sugimot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Beijing BBT Publishing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本书译文由大家出版社授权使用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11-05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到长出青苔 / (日) 杉本博司著; 黄亚纪译.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5 (2012.6重印)
ISBN 978-7-5495-1569-1
I. ①直… II. ①杉… ②黄… III. ①摄影评论—文集
IV. ①J4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2007号

出品人: 刘瑞琳
责任编辑: 王罕历
装帧设计: 朱 镔
设计制作: 汪 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25mm × 88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150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2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直到长出青苔

杉本博司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 004 | 作者中文版序

- 006 | 人究竟需要多少土地
- 020 | 爱的起源
- 032 | 地灵的遗嘱
- 046 | 能 时间的样式
- 056 | 重建护王神社
- 070 | 京都的今貌
- 088 | 塔的故事
- 106 | 无情国王的一生
- 124 | 虚之像
- 132 | 古之熏
- 150 | 风前之灯
- 162 | 异邦人之眼
- 180 | 大玻璃教导我们的事
- 192 | 末法再来
- 200 | 更级日记
- 208 | 直到长出青苔

- 231 | 后 记

- 235 | 译 跋

作者中文版序

历史为了成为历史，不得不等待那历史中人从此世消逝而去。历史明明是由当下所创造，但在历史漩涡中生存的我们，被无数抉择的波涛席卷，溺没其中，当我们终能回过神来，世界已朝着始料未及的方向流去。以我个人的历史为例，年轻时漫无目的地离开了祖国，就这样在异国他乡度过大半人生，这一切皆是当初无从想象的。我成了流浪的艺术家，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异文明，西方文化是其一。经过如此长远的旅程，直到近来我才明白，我的个人精神是如何受到东方文明的深度滋润，而我的艺术创作，便是要把在今日连东方也逐渐遗忘的东方文明自古以来的价值放进可以西方文明脉络去叙述的当代艺术。

我因为居住在西方而理解了东方。中国与日本之间，曾经发生战争，每当遇见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我都会聆听他们的战时过去。

但是现在，从战争中存活下来的人们也相继过世，这段中日史，走到成为历史的时刻。当我阅读中日两国如何走向战争的历史文献时，那令人遗憾的分歧点让我痛心。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近卫文磨首相发表“不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战”的声明，但是日本仍然拒绝了由德使托德曼 [Oscar P. Trautmann] 主持的和平调停。最初被视为和平派的近卫，为何当时不采取议和呢？我为此深感惋惜。若中日战争停解，美日两国亦不会开战，世界就能朝向孙文提倡的“大亚洲主义”发展。孙文在日本有许多友人，大隈重信 [十七代日本首相]、犬养毅 [二十九代日本首相]、尾崎行雄、头山满等无数日本友人支持了孙文的辛亥革命。孙文流亡日本前后十年，在日本酝酿出后来的辛亥革命，但，日本却与历经苦难后开花结果的新中国，发生了战争。

一国的理想，因为与异国理想之间的细微差异，造成理念彼此针锋相对。但在历史中，我们不曾找到一个例子，足以证明因胜利而留下的理想才是最理想的理想。此次，我的这本文集被译成中文，最高兴之处莫过于能让我不曾想象过的读者阅读此书。意外本身，才是最鼓舞我之事。



世贸大楼 | 1997 | 出自建筑系列

World Trade Center | 1997 | from the series of Architecture

人究竟需要多少土地

Q：这是纽约世贸中心的照片吗？

A：是的，您很清楚呢。

Q：请问是何时拍摄的呢？

A：一九九七年，在大楼受恐怖袭击而毁的三年前左右。

Q：不知怎的，看起来就像两座阴森的墓碑。

A：随着夕阳沉落哈德逊河，世贸中心也沉入阴影中，姿态美丽而不祥。

Q：九月十一日当天，您在哪里呢？

A：从我纽约工作室的屋顶，茫然望着世贸中心无声崩解的样子。

人究竟需要多少土地

我的纽约工作室坐落在切尔西区，十一楼的阳台可一览纽约下城风光，那个九月十一日的早晨，天空一片晴朗，空气清新透明。我很喜欢清早来到工作室，享受独自一人的时光。那天也一如往常，我心中充满着迎接充实一天的预感，来到了工作室。突然间，电话响了。

是新泽西的同事，住在曼哈顿对岸。

“突然间，往世贸大楼的地铁都不动了，从这里望过去能看到些火花，好像是失火了，您赶紧到阳台上看看。”

我从暗房的紧急出口快步迈出，来到工作室的顶楼。世贸大楼的两栋建筑物正喷着火焰，有些大楼的碎片洒落下来，在晨光照耀下熠熠闪烁。我无法开口向电话中的同事说明什么，只能茫然望着眼前的这片景象。更令我讶异的是，当时天空竟无比湛蓝，双塔发出炫目的银色，银色中又喷出朱红的火和漆黑的烟。那一

瞬间，我的判断力停滞。我仿佛看到神话中的八岐大蛇^[1]将自己巨大的身躯栖息塔内，八颗蛇头吐出火焰般的舌尖，静静舔舐着大楼。

不知不觉，屋顶挤满了人。有人带着收音机，我听到华盛顿五角大厦也遭攻击，终于回神理解事态的严重性。但当时，我们谁也没想到世贸大楼竟会崩解开来，然后，就在一瞬间，缓慢而宁静地，整座大楼崩塌了。

下一秒钟，一阵强风席卷而来，沙尘覆盖曼哈顿岛的整个尾部，大楼崩塌时产生的气旋又把沙尘卷腾起来，瞬间卷到空中，与一秒钟前还存在的大楼一样高。周围的人发出了既非尖叫也非呻吟的哀号。

“It’s gone. It’s gone. Oh my god, oh my god, holy shit. It’s gone.”

第二栋大楼也没躲过这场浩劫。紧接着，帝国大厦也面临被撞击的危险。我往帝国大厦望去，突然间意识到街道的模样完全改变了，眼前的第十大道没有任何车辆通行，无论在人行道或静止的车阵中，人潮全窜动着往北边奔跑，绵延不绝地奔跑着。新闻报道说，进入曼哈顿的大桥和隧道已经完全封闭。

第二栋大楼崩毁后，留下的是庞大的失落感，如同某种象征

被完全抹去的感觉。我已经走到面对死亡毫不惊恐的年龄，之前一个朋友在毫无预警下骤逝，我也仅有命运造化之感。但是当非生命的建筑体在包容数千人生命的同时却又让生命在瞬间消逝，如此无法想象的现实历历发生在眼前时，我想到的不再是命运，而是与文明的死亡交会。

不久之后，一股气味席卷而来，电线短路的气味、塑料燃烧的气味，然后，人类被烧焦的气味。当夜晚逼近，那股气味愈发强烈，崩毁的大楼残骸以蓝色夜空为背景，发出红色光芒，黑烟萦绕至高空，仿佛夸耀着自己就是散发气味的现场。往后好几周，这股气味飘浮在空气中挥散不去。

这令我想起平安末期活灵活现描写历史乱世的《方丈记》。

据闻大火源自樋口富之小路，或舞者之暂宿小屋。火势随风散布，如以扇助长。远处烟雾弥漫，近处火焰窜烧，灰烬空中飞舞，万物火光映照。时不堪风吹而熄，时又乘风蔓延，延烧都城一二町。其中之人，求生意识尽失，有受烟窒息者，有失明而活活焚死者。

这是鸭长明描写安元三年〔一一七七年〕四月廿八日夜晚，延烧三分之一京都的那场大火。

鸭长明是下鸭神社的社司之子，可谓名门望族，自小认定日后自己将继承社司之职。他同时是才华洋溢的文人，但他的才能却成为他遭流放的原因。鸭长明擅长弹琴，而正如和歌有和歌的家族，蹴鞠有蹴鞠的家族，琴有琴的家族，不可逾越。一日，宫中演奏不可外传的秘曲，作为听众的鸭长明仅仅听了一回便暗记下曲调，并在另一次友人聚会中弹奏披露。消息传开，鸭长明因此遭起诉，从此流放宫廷之外。

无论鸭长明是真喜欢抑或不得不喜欢，他抛开红尘，隐世而居。既然命运注定如此，不如欣然面对，转而接受逆境。他的名作《方丈记》便是由此而生。最有名的开头部分写道：

江河流水，潺湲不绝，后浪已不复为前浪。浮于凝滞之泡沫，忽而消失，忽而碰撞，却无长久飘摇之例。世人与栖息之处，不过如此。

短短数句，日本文化的“物之凄美”以及佛教的超然态度绝



萨沃伊别墅 | 1998 | 出自建筑系列

Villa Savoye | 1998 | from the series of Architecture

妙浓缩于字里行间，长明以自身的不幸为能量，达到独特的领悟。

鸭长明的起居只需方丈〔四叠半〕大小的移动小屋，所谓“旅人备宿一宿，有如老蚕吐织蚕茧”。心中若有欲成之事，则叠起小屋移居他处。若有财产反遭盗窃，若得官禄反遭人嫉，只要自我存在，不需妻子朋友，否则心生羁绊，无法坦率超然。

十年前，我造访了鸭长明的方丈迹。从京都醍醐寺再往南走，来到日野富子^[2]的出生地，那是名为日野的村落。穿过村落，老旧的公营住宅排列着，然后再往住宅后的深山走去，现代文明的痕迹逐渐自山路两旁消逝，四周变得幽静苍茫。继续沿着称不上溪流的潺潺流水登行，映入眼帘的是一落约四叠半的平台，一旁立着“鸭长明方丈迹”石碑。他在《方丈记》中如此描写：

南有悬樋，以承清水；近有林，以拾薪材，无不怡然自得。山故名音羽，落叶埋径，茂林深谷，西向晴空，如观西方净土。春观藤花，恰似天上紫云。夏闻郭公，死时引吾往生。秋听秋蝉，道尽世间悲苦。冬眺白雪，积后消逝，如我心罪障。

首先要有足够清水才能生活，所以倚水而居，取暖用的薪材

则可在树林捡拾，也不感不便。山谷野草茂密，掩埋了山路，当向西望向碧蓝天空，不是像极了观想西方净土吗？春天满溢着藤花的香气。夏天当我踏向另一个世界，郭公鸟鸣叫着指引我方向。秋天聆听秋蝉，就像听着虚无缥缈的世间悲哀。冬天的雪，如同我内心的迷惘，曾经堆积又逐渐消融。

鸭长明隐居在此的八百年后，我环顾四周，除日后建立的石碑外，丝毫没有改变。我，似乎来到逆浦岛^[3]一般。

坐落于曼哈顿岛的世贸中心，是一六二六年荷兰西印度公司总督彼得·米努伊特以物品和印第安人换来的土地，交换的物品为布料、罐头、玻璃珠、短刀。我怀疑当时的印第安人对土地并没有所谓“所有”的概念。荷兰人将这里取名为新阿姆斯特丹，在今日华尔街的周边建立了碉堡，以防御印第安人袭击。当时人口约三百人。一六六四年英荷战争后，曼哈顿岛转由英国统治，并改称纽约，直到现在。

曼哈顿岛的巨大变化出现在二十世纪。每平方英里的土地所能聚集的资本，是全世界最庞大的。资本是生产商品的血液。虽然我现在是艺术家，但大学时代是经济系的学生，我记得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此开始。

“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方式所生的社会财富，以商品堆积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货币是为了测量交换价值而生，资本主义就是从价值论开始。为何一张纸钞拥有一万元的价值？价值究竟是怎样的东西？《资本论》是开启我知识学问的书籍，但是后来，共产主义的实验失败，这本书也落入被批判的深渊。不过，权力在任何时代都会滥用理想，所以苏格拉底才会发表“恶法亦法”而饮毒自杀，马克思晚年则改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论何等高尚的理想，都摆脱不了被背叛的命运。

这样的曼哈顿累积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建筑不断往空中发展，出现了二十世纪特有的都市景观。这个景观虽源自纽约，但二十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地纷纷仿效，最后席卷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城市。

二十世纪初，各式各样前卫艺术的实验花朵在欧洲绽放，达达、未来派、风格派、构成主义……这些艺术也影响建筑风格。在十九世纪以前，人类居住的建筑基本上是以宗教信仰为中心建立的，发达的建筑装饰也都是为了表达神的庄严。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宗教的影响力急转直下，追求前卫表现的建筑家不得不找